

第 B-2 組：地方創生與社區治理

主持人：

江明修 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主講人：

廖嘉展 董事長／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與談人：

- 林崇偉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研究員／眾社會企業創辦人
- 劉志宏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系／公共事務在職專班主任
- 石慶龍 南投縣議員
- 曾玟學 苗栗縣議員
- 廖子齊 新竹市議員
- 蔡惠婷 新竹市議員

江明修：



主持人：江明修

我先介紹一下到場的貴賓，第一位是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系副教授，公共事務在職專班主任劉志宏，還有我們來自苗栗的縣議員曾玟學，我真的很高興，因為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麼小型的研討會。

但是以我們今天要談的題目「地方創生與社區治理」

來講，我們能夠請到新故鄉基金會的廖董事長，真的是不二人選，尤其你今天能從南投上來，可見不介意我們場面的大小，只在乎它的影響力，透過我們在場的地方議員的網絡，可以讓地方創生跟社區治理的理念傳播出去。

我想等一下聆聽您的高見以後，是不是可以在您的領導之下提出一個真正合作行動的方案，我覺得這才是關鍵。接下來，也有一些貴賓陸續進來了，剛進來的是陳秋政陳主任，東海大學行管系副教授，然後世新大學的方凱弘方教授，還有南投縣議會的石慶龍石議員，還林崇偉林副校長，董事長您是不是先開始，時間是三十分鐘，我們現在以熱烈掌聲歡迎廖董事長。

廖嘉展：

謝謝我們的主持人江老師還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今天能夠來參加這個有關「地方創生跟社區治理」的論壇，是非常高興的事情，尤其有幾位的地方議員來參加，對於這個會議更有不同凡響的意義跟價值。

從一個長期在地方工作者的角度，和曾經參與九二一災後重建的工作過程裡面對於地方創生這個議題特別的有感，包括在場的石慶龍石議員，對於災區重建的過程，對於怎麼樣從受災的環境跟人，走出另外一個新的局勢，包括個人和社會的處境，我覺得都是我們這二十年來非常刻骨銘心的事情。

我代表的是新故鄉基金會，我們的基金會是在地震之前就成立的，也是在成立不久大約半年的時間，就遇到了九二一大地震。九二一地震的慘烈狀況，我就不用多說了，我們這樣一路走過來，在地震發生之後，也在各界的期待之下，沒有太多悲傷的時間，就走入重建的相關的事物裡面去。基金會參與的重建工作相當多，包括校園重建、生活重建、社區重建，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是社區重建的部分。



我們在南投縣有陪伴十五個社區，在地震之後，我們以在當時的文建會的「第二社造中心」的身分，陪伴十五個社區來協助重建的工作。我們也在地震之後就受到桃米社區的邀請，進入到這個社區當中來參與這整個社區重建的討論。來到桃米之後，我們才知道這個地方是當地最貧窮的地區，在早年它是邵族的領地之一，因為它就是在一個山裡的台地裡面，沒有甚麼生產的元素，因為這樣，所以年輕人流失了，在整個流失的過程當中，整個社區就走入沒落蕭條的景況。

我們剛進入到社區的時候，社區裡的朋友就跟我們講社區的長輩平日都沒事幹閒閒的，吃飯看電視等著生病，留在村子裡的老人都是這種狀況，所以在這樣子一個貧困的地方，長期的弱化，缺乏認同缺乏自信，甚至自我否定，就是當時社區的現況。在這種現況下，我們進入到社區，社區的人就跟我們說，假如在地震後沒有一個新的產業發展的話，最後，就算他們回來幫忙將倒塌的房子蓋好之後，他們還是會離開自己的故鄉，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怎麼樣找到社區珍貴的資源，就是現在國發會在講的「地方 DNA」。怎麼樣找到社區的珍貴資源，



然後在這個資源底下重新定位社區，找到社區的願景，然後建構一套支持這個願景的體系，這是我們在參與這個社區重建非常重要的關鍵。但是我覺得，大家都會說，可是真要做的话也不見得做得好，大家要真正願意認真的去做科學的分析，來找到差異，在差異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我覺得這二十年來，我們看到桃米裡面整個非常豐富的生態系統，從這個生態系統當中，我們就覺得有機會，透過對各種不同生態的學習，把這個生態成為一個新產業。

我今天早上，去中華民國組織學習協會領一個獎，這個協會今年剛好成立二十年，他們頒給我的獎是組織學習裡面社區類型的獎，也代表我們定位的這樣的體系，二十年來我們不斷地成長，不斷地累積，這個方向是沒有錯的。這個方向就是地震之後，怎麼樣透過系統的學習跟重建的過程，把一個產業沒落的小山村建構成一個生態村，這樣的一個概念透過這樣一個生態村的學習，我們也不是空口說白話，我們知道在一般的社區學習裡面，我們可能比較會面對的是那種高學歷、非常具有學習能力的人，但是當時我們遇到的可能只有小學畢業、國中畢業、高中畢業，那個時候還沒有大學畢業的在我們那個社區裡面共同學習，初高中是普遍的，還有國小的甚至有幾位長輩來跟我們學習，他們是沒有受過甚麼樣的教育。

在這樣子的類型的社區居民裡面，我們必須要透過非常具體的學習內容跟形式，來讓他們在地震之後有這個可能性來面對，我們建構了生態環境的學習、解說員的培訓跟認證、民宿的經營管理、地方特色的料理，四個不同的內容，從這些內容裡面，不管是做課程，還是實地的現地的田野實作，我們在桃米社區種了五萬多顆野生的苗木，苗木是從育種，看到小苗長出來，長到一尺多的時候看它落地，我們也做了濕地這樣子的整理跟新闢的工作，現在大家可以看到，整個生態的環境建構之後各種生態的恢復，包括螢火蟲、六月的獨角仙、十二月的候鳥，各種不同的濕地的物種和青蛙又回到我們的身邊，桃米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生態旅遊跟環境教育的場所。環境的整個建構的過程，我想就是地震之後，社區土地去重新恢復自己土地元素的一個很重要歷程，而且透過居民實際動手的過程裡面，一手把整個環境做了很大的改善。

除了這個環境的建構之外，另外就是這個誰來為這些環境來做解說的解說員工作，我們也在西元兩千年的時候就認證出來一批生態的解說員。這些生態解說員認證產生以後，我們就導入試營運的遊程，在試營運的過程當中，社區居民透過麥克風做解說，有了收入之後，他們的心裡面有很大的感動，為什麼？因為當初我們老師告訴他們，如果以後他們真的努力學習，認證完導入遊程後，他們靠著一根麥克風就有飯吃的這件事情是可以實現的。所以把知識經濟轉化成新的社區收入，就有很多人受到很大的鼓舞，為什麼？因為在地震後，可以說是世界

末日，在那種大家對於未來沒有信心、絕望的狀態之下，認為人生可能大概到此為止，沒有想到有一天有這樣子的能力、有這樣子的收入之後，他們又開始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我想這是我們在做這個地方創生裡面非常重要的關鍵。



在地方創生中我們所標的的都是弱勢的地方，弱勢的地方我們很清楚，對那些很多需要被幫助的人，他們的心理狀態不是你給錢就能了事的，而是在這樣一個陪伴的過程裡面，讓他們真正靠著他們自己的努力，然後在努力過程中，增強他們的

的能力，在能力的轉化過程裡面，他們透過這樣一個新的行為，使自己有這樣一個新的收入，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在參與整個地震重建的工作中，一個最重要的收穫跟成就——人因為鼓勵，因為學習，而獲致對自己的信心。在這樣重新獲致對自己有信心的過程裡面，和重新認識土地的過程裡面，重新肯定自己土地的價值，覺得我們在地方創生裡面不可忽略的一點，就是我們怎麼樣看待自己的土地和對於自己生活環境的認同？有一種和自己的土地一起努力，那樣子的鬥志，從這些解說員，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愫。

來桃米跟「與青蛙王子有約」，變成我們招牌遊程，另外，來到這邊推動生態旅遊，非常重要的就是民宿的發展——透過民宿的經營讓來到桃米的遊客，對桃米有更多的認識。對桃米來講，我們的民宿是採取合作的方式，我們只做唯一，不爭第一，我們希望每一間的民宿都有它獨到的風格，在獨到的風格之下，我們採取合作的設備，讓大家能夠想要一來再來這樣一個旅遊的地方。

媽媽們把他們的手藝變成地方這些料理的創意，還有各種這些不同公益的產品，包括有繪本，包括有一部 3D 的立體動畫桃花源，紀錄整個桃米的轉型。桃米的重建有一點很重要的是我們不是從硬體去思考，大家即使今天到桃米去，你也會感覺到這個地方怎麼會如此的出名？跟日月潭比起來，我們沒有偉大的硬體，但是我們把所有的財富潛藏在這些人的思想和他們的價值裡面。

所以透過教育學習的過程裡面，所謂的一般庶民，也就是我們在口語中所講的「庶民」，是可以變成有力量的人。透過我們的努力，透過我們的學習，透過我們彼此合作的關係跟新的創意和新的經營模式，大家開始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地回溯的時候，就覺得這樣的願景可以當成神主牌。等於是說，珍視自己社區的



環境跟珍視自己社區的價值，願意去鞏固這個價值，在大家不斷合作的過程，我認為這是地方創生裡面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是這很少被人家談論，大家只談怎麼樣賺錢，我覺得這是今天在整個政策上非常大的問題。只鼓勵大家要賺錢，卻不知道我們最珍視的是，人跟環境的資源要怎麼去愛惜跟珍視？在透過保護的過程裡面，讓它產生價值，換取一種新的經濟上的收入。

我們在桃米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東西，我們怎麼樣從無到有，從地方價值再現的過程，我們是在珍視自己地方的價值之下跟萬物共存共榮，我們是透過地域魅力的再造來興起一種新的綠色產業，也透過城鄉交流的過程來活化我們的社區，我想這個就是整個地方創生的關鍵。

因為地方創生，他所要面對的不是現在國發會比較要看到的單一的事業體，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社區社會的面相，在這樣一個面相底下，怎麼樣讓地方的價值跟尊榮獲得大家的認同，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如果談到社區治理的這面相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去面對，我們所面對的社區到底是甚麼樣的社區？還有它的價值的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努力，在地震以後到現在，桃米的綠色產業提供工作機會給社區近四分之一的就業人口，每年的產值大概超過一億五千萬台幣，當然這些工作背後的成效，包括環境品質的提升，包括經濟的收入，也因為這樣使我們得到大多數的社區跟社群的重視。

從 2010 年開始，我們內部有不少的朋友就在談說，我們有沒有可能，將小的桃米的這樣的經驗擴大到埔里，所以我們 2010 年，有半年的時間，透過跟暨南大學、大埔里觀光發展協會、新文教基金會、跟社區和社群共同的多次會議討論之後，提出一個「埔里生態城鎮」的這樣一個概念。

我們以「再現埔里蝴蝶王國」這樣一個標的，希望能用社群組合的方式，驅動區域性集體能量，這個是我們從桃米到埔里發展新的願景的努力，為什麼會找到蝴蝶？因為蝴蝶曾經在五六十多年前是埔里最重要的經濟產業收入來源，那時候，每年從全台灣各地抓來超過兩千萬隻的蝴蝶，集中到埔里來，製成各式的工藝品，做成蝴蝶的貼畫，然後外銷到全世界去，每年為台灣賺來非常多的外匯，那個時候，台灣有「蝴蝶王國」的稱號。

過去我們以販賣蝴蝶的翅膀維生，未來我想如何為蝴蝶生命作補償，跟一種新的創意開發底下，我們來形成一種新的行政轉型的可能性，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就是怎麼樣把蝴蝶基地營造找回來，提供各種不同的保育到新的文創產業，所以從生態保育怎麼樣去結合觀光產業和文化產業，透過社群公共治理的過程來成立一種生態城市的治理模式，產、官、學、研、社、NPO 跨域合作，我想就是埔



里現在的寫照。尤其我們去年才剛當選的鎮長非常支持我們現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他把這樣的想法也列入他的政見當中，所以我想目前不同的跨域合作的狀況正在往一個更有希望的埔里的路上，一直前進。

從一個社區到一個鄉鎮，NPO 跟不同社群的跨域合作治理更需要有各種的不同的溝通模式，包括各種不同的內容，也包括各種不同的氣氛營造等等，這些無非就是希望政府在參與的過程裡面，可以喚起他們的回憶，在這樣的回憶的過程中，他們就會對於未來的發展更有一些想像，包括老人間的餐飲，包括我們辦的蝴蝶餐料理的競賽，今年已經辦理第二屆了，我們把蝴蝶所吃的各種不同的食材，變成人可以吃的食材，細節我想就不再多說了。

這是暨南大學資訊工程系的老師教我們很多資料上的整理，出版各種不同的手冊，在鎮上各種不同的展示，或者各種不同的學習機會，這樣的一個發展，我今天要特別提出來，就是在地方創生跟地方治理裡面非常重要的「區域願景」的形塑。我認為地方創生如果沒有一個區域願景的話，很難把一個地方的整體力量帶上來，所以一個地方如何透過對自己的了解及未來的發展之間，做一種很好的聯繫，而所提的這些計畫或者是這些社群參與計畫，是在這樣一個願景底下去共同打造的過程。

所以我們在透過跟暨大的合作，包括跟 NGO、產業、社區組織、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我想這十年來有一點基礎的成就，也希望在未來我們能夠將各種有蝴蝶元素的文學、美術、音樂、戲劇融合為新的文創跟時尚設計，為未來這種新的產業，讓未來的年輕人跟各種不同的工藝設計領域在埔里有一個新的表現的空間，這樣一個努力的過程在埔里現階段裡面，也成為許多年輕人他們努力工作的重點。

從生態城鎮的發展到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的概念的結合，這邊我要特別提的是在 2012 年我們埔里紙教堂合唱團演了一齣音樂劇。這音樂劇在演出的時候，有一群在地的老師跟孩子們來現場為我們做弦樂的伴奏，我們受到很大很大的鼓勵，為什麼？因為在地震以後的埔里，我們很難想像竟會誕生了這樣一群愛好音樂的孩子們跟老師。

我們在背後了解才知道在地震之後，有兩位從台北來的老師投入很多的時間，以音樂來陪伴孩子，在地震之後的成長過程，我們聽了以後非常的感動，就在隔年，2013 年，就幫這些孩子跟老師成立了一支叫做「埔里 Butterfly 交響樂團」。這個交響樂團的構想是非常特別的，以一個鄉鎮的力量來支持一個樂團的存在，我們在樂團成立之後，把音樂送到更需要的地方，包括更多偏遠地區的學校或者是社福機構。我覺得這樣還不夠，更重要的是怎麼樣去培育孩子們的音樂能力，



尤其我們知道很多弱勢家庭的小孩，他可能沒有這樣子的機會學習音樂，我們也透過學校的安排，每一個禮拜派一次老師到學校中去做教學，每一個月有一次大型的團練，寒暑假有不同的音樂演出，另外有年度的演出等等，從這些孩子們的成長中，我們看到了很多這樣的機會跟可能。

我們從桃米的解說員的培訓過程裡其實也受到很大的啟發，一般的人他雖然沒有這樣的專業，但是你給他機會，他也會在這樣子的過程中給予相對的回應，包括他自己的努力和他自己的喜好。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看到許多的孩子們因為有音樂的陪伴而有很大的改變。有一位校長跟我講，他們這些孩子過去是流浪陣頭街頭跟碼頭，但現在卻在學習音樂。他形容過去是背武器，現在是背樂器，他有很大的感動。

學校也對孩子們這樣子的改變有新的認同，把一個孩子改變，一個家庭就會改變，這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們所看到的。我們看到這些孩子的成長，每年也盡量提供更多讓孩子們成長的機會，包括從 2014、2016 年到明年，每隔一年，我們就到日本的三一地震災區作巡迴的演出，現在已經有很多的孩子出國讀書了，包括有五位高中生在日本讀書。透過這一種音樂培育，我們看到很多從不可能變成可能的這種孩子的改變，所以讓藝術為生命洗禮，我們在這過程裡面看到整個生態城鎮發展，令人感動的部分就是因為一個生態城鎮的發展，它不只是一個生態環境面，不只是經濟的成長，更要看到人文價值文化藝術，在這整個社會裡面所被提升跟培養的部分。

在各種條件比較具足的情況下，我們在兩年前跟暨南大學開始合作，推動「埔里生活生態網絡博物館」的概念，為什麼要推動這個「生活生態網絡博物館」的概念？我們希望不只是我們一個社區好，還要更多的社區共好，所以我們在這個生活生態博物館的網絡概念下，希望可以找到埔里重要的在地元素，包括藝術、文史、生態產業這些東西。如果可以透過新的詮釋，我們希望可以彰顯埔里的內涵跟特色的發展，對內促進鎮民對生活環境的認同，對外增進埔里地方的識別，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這個部分是現在我們非常努力的部分。我們也以兩年來工作的成果，部分融入到整個地方創生的計畫裡面，現在跟地方鎮公所很努力地在推動當中。去年我們也跟林務局合作，推動「埔里蝴蝶森林共舞」的概念，希望能把埔里的森林作保護，來推動包括從生態保育，到各種不同的環境教育，蝴蝶文創等等。

這樣的一個過程，我想很重要，就是背後它就是整個埔里社群網絡的支持的概念，這個網絡支持的概念，它並沒有政府的計畫性的經費在支持，而是我們透過這樣一個平台，大家把資源投入到這個平台當中，我們也在每年的生態城鎮日，透過大家的經驗交流，形成一個在整個年度裡面，一個大家經驗分享，非常重要



的場域，透過這樣建構，我們希望埔里能夠成為生活美地，為地方帶來一個新的可能。

這些整個支撐的背後，跟新故鄉基金會和紙教堂有重要綿密的關係。大家知道，新故鄉基金會是一個 NPO 的組織，但是我們透過紙教堂的營運來支撐我們這樣成為社會企業的發展，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也希望能夠慢慢地營造自己的產業。我們正在推動生態農業這樣的機制，希望能夠把自己的園區變成一個示範的基地，從生產、學習、料理到生態，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自然農業示範的地方，來讓紙教堂真正透過社會企業的結合跟地方產業的發展，去建構創新地方微型經濟活絡的運作模式。如果說每一個地方，都有這樣的操作模式，這是地方創生一個非常重要紮實的力量，我們透過一個這樣地域的轉型跟鞏固的過程裡，讓各種不同的文化、新的產業、交流的模式，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互換基地，這樣的過程就是一個環境文化的維護保存，跟新環境文化的創造過程，讓地方具有獨特創新認同與共享的氛圍。

這些年來，這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社區網絡的關係，也透過這樣子一個新的網絡的關係，我們希望可以真正善用地方環境，繁榮地方經濟，建構整個地域的主體性，這個我想才是整個地方創生的一個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而不只是看到錢的收入，重要的是一個社群經濟發展的模式。有了這樣社群經濟的發展模式，我們可以讓參與的人都有成就感，成為一種集體的成就，因為有大家的創意在裡面，讓大家感覺到參與後的幸福感，呈現多元化。人跟環境可以雙贏，連接地方啟發、地方實現和在地人的智慧，讓在地人的共同利益可以最大化，這種在地經濟、創新經濟、跟綠色經濟發展的社群經濟，我認為是真正地方創生的核心。

我們真的不能只一味看到能賺多少錢這件事情，怎麼樣讓人跟環境共好的發展模式，讓地方的參與者形成一種新的網絡關係，可以互相關心，互相支援，或者是一種新的合作這樣的可能性，我想才能讓所謂地方治理可長可久，也因為地方治理的可長可久，地方的人的幸福也才有這樣的機會跟可能。我的報告就到這邊，謝謝大家！

江明修：

我想這是一個論壇，大家可以放輕鬆。首先，我覺得林晉章議員真的是很了不起，因為早先他找我吃飯來談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說不太可能，不太必要，但他只是笑咪咪地說，他想做這個。我起了 N 個負面的講法，但他卻很堅持，認為他是對的，沒想到結果，慢慢地就真的做出一點成果了。待會兒我上去還要跟他做一些建議，我覺得這麼好的一個成果是要到很多的社區去談，我藉這個機會表示對他的尊敬跟抱歉，我那時候跟他講不可能啦，不要做這個，後來

才發現就是行動，行動就會改變很多，這是我佩服他的，所以碰到這種唐吉軻德式的地方議員，連我都不得不泡在天龍國的這樣一個想法，你看他今天請來的像林副校長到主任和地方議員，幾乎都沒有天龍國的，這就是非天龍國反撲啊！非常恰當啊！

剛剛沈建文沈主任還有台大的蘇彩足蘇所長，身在天龍國，心在台灣。我跟嘉展認識二十幾年都在一起，非常地了解他，由他來談這個題目是最適合的，而且他是反思的，讓人深刻反省的，不是說好像把我標在牆壁上，讓大家來照相，不是這樣子的。

那時候我們剛去，發現他受盡很多的汙穢，很多的不理解，很多政治上的揣測，我們都是看壞的，可是一槍、兩槍，十年後大家就有信任關係，就慢慢起來了，這方面我蠻佩服這種堅忍不拔的精神。剛剛談得好像是輕描淡寫，蜻蜓點水，蝴蝶飄飄，但是其實每一句話都是有血有淚的，那時候我們很替他擔心，看他負債那麼多，那時候嚇一跳，後來就辦得很好，也是一個摸索。

社會創新經營多少錢，政府就給他扣稅，非營利組織這邊又沒有錢，怎麼辦？如何整體的運作？那時候我就跟嘉展說，這個會計師不行就把他 Fired 掉，他沒有這種概念，這個會計師沒有進步的理念，他不知道進修，因為這是一種共生關係。我從這邊賺到錢，挪到非營利組織裡面去支持，天經地義，政府也理解，我想我們是不是藉這個機會，先介紹一下自己，然後再放開來盡量地講，一分鐘。

林崇偉：

江老師，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林崇偉，最近我終於卸下副校長的職務了，趕快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在交大服務，主要是專注在高齡無障礙環境還有服務創新，正好上個禮拜連續三天在聯合報有我們的報導，就是我們從設計無障礙的環境，設計無障礙的車輛，到把它擺到偏鄉，把他變成無障礙的系統，然後去解決一些議題，因為在偏鄉去年就有很大的爭議，就是「行」的正義。很多的地方是沒有辦法急的，但是我剛剛也參與了其他場次的論壇，真的就呼應剛剛廖董事長講的，地方創生其實是一個重新從基層 bottom up 新的社會想像的建構過程，我的回應就這樣。

劉志宏：

各位大家好！我是東海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兼公共事務在職專班主任，剛剛的蘇老師是我以前在台大的指導教授，她現在不在這裡，所以我可以放開來。

我簡單介紹一下，專班今年就剛好呼應行政院的地方創生元年，東海大學在



這方面剛好蠻具備這方面的資源，因為我們是一個綜合性的大學，我們除了醫學院沒有之外，甚麼科系都有，剛好地方創生是一個需要一種跨科系、跨資源整合非常新的詢問，所以東海大學剛好可以在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雖然我們東海大學沒有醫學院，但是我們東海大學附近就是台中最有名的榮總醫院，所以也不能說我們沒有醫學院，因為地方創生有很多的議題會跟長照做一個結合，所以我們東海大學在高教生根計畫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裡面，接了很多政府從教育部到科技部的計畫，處理地方創生。

江明修：

好，劉主任，廣告時間差不多了，因為現在是自我介紹時間只有一分鐘，待會兒再請你發言，請石議員自我介紹。

石慶龍：

各位老師，各位貴賓，我是南投縣議員石慶龍，這次是第二次連任，在南投縣我的選區是十三個鄉鎮，所以大家一直說我是不分區的議員，因為南投就只有十三個鄉鎮，因為十三個鄉鎮的關係，除了一般服務工作，還有其他重點的工作，所以今天很高興能夠回到京城來跟老朋友廖董事長碰面，謝謝大家！

江明修：

好，請曾議員。

曾玟學：

主持人，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是苗栗的縣議員曾玟學，我的選區是頭份、三灣、南庄三個鄉鎮，但是我最近也服務蠻多外鄉鎮的民眾，地方創生這個議題，我相信像我們這樣一個非都會區的城市來說，是更重要的，它是一個把年輕人帶回地方，讓地方的居民能夠追尋自我過程，剛剛聽到廖董事長的分享，我有蠻多的感觸，等一下再跟各位詳細地回應。

江明修：

好！謝謝！請厲耿議員。

厲耿桂芳：

謝謝江院長，他真是鼎鼎大名，我是慕名而來參加這一場，看到這麼多的貴賓，特別歡迎你們來，因為我是居住在台北市文山區，從前在大安區，現在搬到文山區，當然也是比較老的議員，歡迎大家用我們的設施，雖然不夠國際化，但是也勉勉強強可以推出，今年在台北市能夠邀請這麼多的國家，這麼多的議員，



我相信我們自己本身，也希望能夠展現我們的熱情，對這些來自這麼多國家的議員，今晚還有機會，耽誤大家，多多幫忙，謝謝！議員外交也屬於國民外交。

江明修：

謝謝！另外請廖議員。

廖子齊：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議員廖子齊，我的選區是香山區，大家對新竹市的印象可能都是比較都會，但是香山區其實是位在比較郊區的地方，所以會面臨到一些地方創生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的狀況就是因為在市郊一個不上不下的地方，能量有一點弱，像我們的香山濕地明明有很多的台灣特有種，但是我們的社區營造方面都還是流於那種比較高齡的關懷，志工的層次，並沒有辦法去吸收更多的年輕人做更多的開展，我會選擇這一場的原因也是慕名而來，因為新故鄉真的是非常的成功，他們是從最底，國小一路到大學，然後就 NGO、NPO 所有的資源，大家把這整個東西串聯起來。青蛙明明感覺就沒有甚麼，我們沒有特有種，但是我們不能失敗，今天就是來跟廖董事長請教，謝謝！

江明修：

你們香山的青蛙也是很有名，接下來，請黃議員。

黃瑋婷：

主持人，各位現場的夥伴，大家好我是來自羅東鎮，宜蘭縣議會的瑋婷。我是新科的議員，所以算是菜鳥，請大家多多指教。

蔡惠婷：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東區，時代力量的議員蔡惠婷，我跟玫學、子齊是一起在政治路上努力的夥伴，大家可以叫我小鳥老師，因為我過去十年在教育現場當老師，就像剛剛江教授說的，教育就是我的天命，所以我覺得怎麼樣在政治的路上帶入教育的精神，甚至地方創生也把它連結到教育去做，因為我自己服務的選區是在新竹的清、交大，還有科學園區，反而是外來新移民移入高的地區。但是我發現這個地區的居民住在科技業下，反而是生活在高風險高壓下，然後孩子跟在地的連結不夠，所以我一直在想，怎麼樣把地方創生的精神帶入到教育中去，然後孩子和在地的連結，讓他們從一個外地移入的，能夠在當地生根，這是我會在意的一個重點，謝謝！

方凱宏：



各位好，我是世新大學管理學系的方凱宏，目前也兼任系主任，還有一個非營利與社會企業學程的主任，我想今天我比較多會扮演學習者的角色，我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身份是南投的女婿，我老婆是竹山人，所以我認為今天可能也更適合這個場合的角色，謝謝！

江明修：

接下來，請漂亮的台大公共事務所的蘇所長，我是她的粉絲。

蘇彩足：

大家好！其實我才是江院長的Follower，是他的追隨者，我就是剛剛他在罵的天龍國，我現在住在大安區，我今天會來就是想要走出這個象牙塔，走出大安區的這個象牙塔，多聽聽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聲音的活力。謝謝！

江明修：

太好了！接著請沈老師。

沈建文：

大家好！我是中央大學企管系的沈建文沈老師，目前也在空大的USR辦公室，社會企業中心，以及公益傳播中心打雜幫忙。謝謝！

江明修：

沈老師是台灣也是華南地區第一個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的主任，尤努斯先生特別想要在大學建立研究中心，前兩天剛辦了一個社會價值研討會，我有去參加，非常的成功。

因為現在時間有限，我們要趕快進入主題討論，主辦單位並沒有告訴我，要如何地進行討論新故鄉的經驗，其實大家都已經很熟了，很難得的我們可以跟創辦人在一起，我們要談的是真實的一些故事，每一個在地的人談他的感受，這個感受要如何化作行動力，然後感染他人？這個時候就已經不是人脈經營，人脈經營就低俗了，每一個和我們在一起的人都是我們的目的，都是要把他當成我們的

人脈，我們的生命互相影響，所以我想這麼難得的時候，我們是不是這樣子，因為與談人是有先閱讀資料，所以我們先請與談人講三分鐘，發表他的閱讀心得，或者他有甚麼臨時隨機的心得或想法，再請廖董事長來綜合對話，最後再開放給大家來討論。今天我想我們比較實際，不要漫談，漫談的話會浪費時間，我們就談出一個方向就可以了，我們可以一起做一些思索。

蘇主任很客氣，他們台大有一個公共事務研究所專班，辦得非常成功，東海大學也有一個專班，也非常成功，政大也有一個行政管理專班也很成功，包括暨南大學等等。這些成功的專班，有沒有可能跟我們組一個平台？讓地方議員可以一起進來研讀，研讀的方向是全球在地化，讓全球的經驗進來跟在地的經驗作分享，創造我們的在地知識，也許這是台灣的 2.0，從在地到國際貫通，希望由蘇主任跟各位主任一起來談，由學術界來當平台，讓在地的議員跟國際有一個連結度，值得試試看。等一下我想跟林議員作個建議，因為地方像苗栗我的故鄉，雖然很困難，但是我覺得還是要開始做。是不是我們請哪一位先開始，三分鐘。

林崇偉：

我先幫廖老師廣告一下，我跟各位誠摯推薦，繼紙教堂之後，又一巨作——展延山居，沒有去的就會後悔了，還有在那邊創造了一個新一代的夢想。我在讀廖老師分享裡面，還包括我自己在做的事情，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是地方創生和地方治理最重要的關鍵，就是「enable」，中間還包括「enable」的培養。我自己不是公共行政，我是資訊工程師，各位知道 client and server 伺服器的架構，現在所有的運算都是分組的運算，cluster 每一個節點都可以去發揮他的功能。在廖老師的案子裡面，可以看到成其事者不一定是以他為 Leader。我們新竹都是以一個人為 Leader，這是有一點可惜的地方，雖然 Leader 不錯，但是有很多的社區——當然過去的社區，我剛剛有聽到像子齊講，我們過去的社造是有一些傳統的運作方式，可是真的期待有更多年輕的，或者是不同社會議題的關注，比方說廖老師就揭槓了有音樂的、生態造鎮、藝術造鎮，我自己關注的領域是健康城市跟友善的環境，那這個東西，事實上在「enable」，不一定是結合傳統的 society。

我自己創辦的社會企業叫做「众」，三個人，這裡面很強調一個關鍵就是，其實企業也是社會的公民，應該要讓它有可以發揮的空間跟運作的可能。舉個例子，在我們社會企業的領域裡面，「生活」這個領域幾乎沒有人關心，事實上這不是抱怨，而是事實。我的意思是說，很多的企業也許願意做很多的事，但是這些事情是要持續投入 commitment。我就看到家樂福基金會投入好的食物，比如說吃的雞蛋的雞，不是被養在籠子裡，減少虐待的事情，也就是說，怎麼樣要讓社會實踐結合到日常 consuming 的 living and behavior，其實這是我們在新故鄉看到的很好的實踐點，我這樣子做一個回應。謝謝！



江明修：

謝謝！太好了！接下來。

劉志宏：

桃米生態村在中部地區做地方創生是非常有名的，幾乎已經是一個典範，所以幾乎中部地區的大學在做地方創生時，都會拿這個典範當一個 Model 來觀察跟追隨，我們東海大學也是一樣，跟科技部申請了一個地方創生的計畫。我們的場域是在彰化縣，西南的四鄉鎮，就是過了芳苑、二林、竹塘跟大城。為什麼選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真的很慘，他北邊有火力發電廠，南邊又是雲林麥寮的六輕，所以冬天吹北風，夏天吹南風，所有的污染都集中到西南四鄉鎮那邊去。那個地方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就是幾年前的國光石化，設場的場址就是選在這個地方，後來當地人進行一些抗爭，又有那個白海豚的爭議，最後才把國光石化的案子給否決掉了，但是國光石化的案子沒了以後，當地的經濟產業活動，確實是受到了一些影響，我們去到那裏的時候就感覺那裏真的一個偏鄉。

東海大學的文學院跟社科院就去那裏進行了地方創生的計畫，我們提了五個子計畫，從人、文、地、產、景幾個面向著手，要去幫助彰化地方的一個創生，當然我們追隨的目標也是埔里的桃米生態村，我們希望能夠把它取而代之變成另一個典範的轉移。

我們的子計畫一，就是關於當地文化資料的保存，是由文學院來著手去訪問當地的耆老，然後把他們拍成紀錄片的方式，幫他們保存這些資料。

子計畫二，就是把當地的產業最有名的雞蛋、養雞場、火龍果之類的產物，如何去重新包裝，作為一個行銷子計畫。

三是由我們東海大學的教育研究所，為當地偏鄉的小孩進行所謂數位的教學，由教研所的老師學生提供當地一個遠距教學的機會，甚至去幫他們整理很多的鄉土教材，提供當地的小孩子自己去學習，讓他們知道，他們的故鄉有一些甚麼值得驕傲的事情，他們也提供很多的食農教育。

子計畫四，是我跟秋政老師去負責，我們針對當地一些政策議題，最重要就是潮間帶，當初要蓋國光石化結果沒有蓋，是不是可以去把它訂為國家保護級的濕地，這個也面臨很多挑戰跟困難，當地那些養蚵人家就群起反對，所以我們也在進行一些可行性的研究，打算針對當地那些廢棄的蚵殼，怎麼樣透過循環經濟的方式，讓那些廢棄的蚵殼能夠商品化，這個也是我們子計畫在推的子計畫。

子計畫五就是針對當地的一些環境汙染指標出進行一個蒐集工作，因為那個

地方的 PM2.5 是彰化地區最嚴重的地方，所以我們的子計畫五就是由管理學院的那些老師，透過空污盒子去做資料的蒐集，並不停地監控當地的空氣環境品質和 PM2.5 的變化。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個三年期的計畫，把彰化西南四鄉鎮的偏鄉地區，能夠重新做一個活化，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

江明修：

時間掌握得剛剛好，謝謝！現在再請石議員。

石慶龍：



我想作一個縣議員，過去三年的時間，平常除了一般的地方服務以外，還有就是督促小額的地方建設。過去三年有一個重點就是一場突發的大火，讓我重視到說我們偏遠的鄉鎮，尤其是在偏遠的鄉鎮中，更偏遠的村落社區，確實缺乏政府這方面的公共服務，也就是說政府透過治理所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在這些偏遠的社區是被遺落掉的，

而且也不會被重視。

就這個部份來說，主管機關是消防局消防分隊，因為消防的部分跟警察警政的部分不大一樣，警察的警政是一條鞭的，但是消防的中央是消防署，但是地方的消防局是屬於縣政府，經費預算當然要靠縣政府。以南投縣來說，在中央統籌分配款也好，在地方自主的財政也好，其實是非常短促的。再加上我們周邊六都，特別在各種福利、基礎建設、生活機能方面，等於是他們所獲得的統籌分配款也好，或是自主財力，他們的工商業較為發達，收取的稅收也比我們這樣的二線縣市豐厚，如果以台北市來講的話，當然台北市也有山區，但是他們要支援這個地方的經費是沒有問題的。但以南投來講，80%都是山區或者是丘陵地，我剛剛有提到十三個鄉鎮裡面隸屬偏遠的鄉鎮，大概有七、八個，當然他們各鄉鎮各自的資源條件、地理環境都不大一致，因為我後來就讀暨大的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專班，也把這個偏鄉地區，以公私協力合作的模式，探討偏鄉消防據點與消防能力不足的可行性作分析。

我總是覺得，即使在很偏鄉，在九二一地震以後，政府特別去重視賑災重建

這方面的工作，於是透過很多的計畫——當時我比較實際有參與的就有六、七個計畫，後來我當議員之後比較有能站在督促的立場，也希望讓地方的企業、村民們及非營利組織社團，大家一起跟觀光部門做一個協力合作的模式。

我一直希望，我們的縣政府消防局，能夠在一個鄉，像我們的仁愛鄉就比一個彰化縣幅員還大。仁愛鄉只有一個分隊而已，但是他有 16 個村落，二十幾個部落，分布在海拔一千公尺以上到三千公尺這樣的位置。在增加分隊這個部份，以南投縣政府的財力也好，財政預算也好，是不可能的，員額的編制又受限制。這其實不是我們現在才注意到，過去十幾年南投的很多民意代表和當地的民意代表，都一再呼籲政府有關部門做有關的補救，但是都沒有辦法。所以我後來就是用彈性的模式，用公私協力的模式，也就是由地方的民意代表來催生主導，來整合企業、村民、民意組織、非營利組織、救難團體等等，一起來做一個簡易的消防站，大概就這樣了。謝謝！

江明修：

現在再請曾議員。

曾政學：



剛剛聽到廖董事長的分享，提到生態青蛙和蝴蝶，就讓我想到，在我們苗栗一個重要的保育動物就是石虎，我們在議會中來推〈石虎保育自治條例〉，最近非常有機會成為全台灣針對單一物種設訂的自治條例。我覺得石虎對我們來說，也希望它成為我們苗栗的驕傲，然後大家在保護它的時候，希望告訴居民們說保育重要的生態不會只有犧牲大家對於土地使用的權利，同時也是要帶來大家商業跟生活上的發展。

像在通霄有一些農友是友善生態的方式耕種，政府給他們一些補助，然後他們生產的米就標榜為「石虎米」，提高它的附加價值，但我更希望未來能夠有一個類似像新故鄉做的青蛙生態導覽的生態旅遊。雖然我們很難遇到石虎，但是我們可告訴他們，這個地方的友善耕種的模式是甚麼，然後再告訴他們，這就是石虎有可能會出沒的地方，比起青蛙，石虎是很難很難遇到的，像新故鄉做的



都是我們可以很好模仿，效法，跟學習的對象。

剛剛我跟廖董事長邀換名片的時候有看到他的名片夾就是藺草編製而成的，藺草是我們苗栗苑裡海線傳統的織物，我也要特別跟大家說明，那裏有一支年輕的團隊叫做「藺子」，我覺得他們就是一個地方創生非常好的典範。這個年輕的團隊回去繼承了古老的記憶，然後影響他整個在地的社區。過去藺草編織之所以會沒落，是因為工業的轉型讓大家喪失了這項傳統的技藝。他們進去的時候，從種植藺草開始，然後透過保證收購，再透過年輕團隊的創意跟行銷，來保證這些商品能夠銷售出去，而且有非常好的價格，他們在那邊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那裡不是我的選區，而是在其他選區可以看到的。反而在我的選區，看到一些失敗的案例。比如說，南庄雖然說是國際慢遊城，可是所有的老街都長得一樣，而且假日永遠塞爆，並沒有甚麼特色，而南庄最有名的桂花巷根本沒有產桂花，他是一個假的名字，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事，南庄根本不產桂花，但是它卻有一個桂花巷，而苗栗的桐花季，那桐花也不是苗栗在地的植物，而是外來種。

我們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是也有失敗的案例，其中我特別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就是我們有一間小學，叫做大湖國小，它是一個被廢校的小學。曾經有一幫在地的年輕人希望把這個地方變成在地青年跟當地居民青創的共同基地，當地的民意代表其實是蠻鼓勵的，但是這個地方被地方政府亂搞，想要把財團引進來，最後財團不進來之後這整塊地廢掉，青創團隊賠了上百萬的錢。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在地的協力者跟在地的實踐者之外，地方政府的角色是更加的重要。我作為一個議員，就是希望能夠在這中間努力地牽線，然後努力地引進好的模式，告訴地方政府說，我們有一個這樣好的典範跟 Model，我們可以朝這方向來共同努力，以上。謝謝！

江明修：

時間也是掌握得很好，接下來請廖董事長用三分鐘綜合回應謝謝

廖嘉展：

首先謝謝各位老師跟議員的勉勵和分享，我是在想一個事情，就是台灣政府太會換口號了，口號換來換去，到最後其實會影響很多由下而上的發展，不管是「社區營造」、「農村再生」還是「地方創生」等等之類，社區的主體性最重要，社區到底要成為甚麼樣的社區？我們有甚麼樣的本事要先弄清楚。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我覺得還是要回到很本質東西，就是社區怎麼去認識自己，然後面對自己的問題。在面對自己的問題的時候，如何去整合不同的資源，當然最重要的關鍵就是社區要有自己合作的能力，社區如果沒有合作的能力，

不管你有多行，找到再多的資源進去都沒有用。

社區營造到地方創生這個過程，有太多太多不是現在的國發會可以理解的，我可以這樣大膽地說，而且從鎮公所的角度，從上一場看到有教授的一些觀點，他也覺得鎮公所常常是被放棄的。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坦白講我們地方創生的機制設計有問題，在這樣有問題的機制之下，關鍵是在我們自己到底要做一個甚麼樣的社區？甚麼樣的鄉鎮？然後透過怎麼樣的一個整合機制，由下而上地去整合上面的資源，以至於讓這樣的合作成為一種新的創生力量，這樣地方才會有希望。不然的話變成大家都在搶資源，不管是從學校的角度，不管是從其他團體的角度，大家都認為有資源進來就好了，但是這資源可以成就甚麼？這個大家都說不上來。所以我是覺得說，從小社區到一個鄉鎮或者是到一個縣，如何去營造，我剛剛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從區域做出發的一種觀點，這種區域的願景是甚麼？是這個區域的利害相關者願意共同去面對，願意共同去合作，也願意共同去承擔，因為有這些利益相關者在這個過程當中的合作，他才可以督促政府願意可以把個別的資源投入到這個平台裡面來。

所以地方創生，大家也知道，如果光靠這些就能創生的話，早就創生了。我認為政府去喊口號沒有關係，但是我們學校，我們社區，我們議員們，我們如何回到地方去，鼓舞一種新的合作能力，如何重新看自己的地方，在這過程裡面找到真的可以一起共同工作的一群人，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說，地方的在地人沒有辦法合作，神仙也沒有辦法，所以我們如何去找到一群能夠合作的人，不要怕人少，先從一群願意合作的人，而且這一群人不要有私利，很多人都是有私利，到後來都沒有辦法合作，在地方上我很清楚。如果說我們可以拋開私利，為了地方的公共發展底下的一種合作，其實就不用喊地方創生的口號，政府施政千百種，大家都為國家更好，所有的政策其實都是地方創生，都是台灣創生。

所以我是覺得，會喊口號的政府，坦白講我沒有什麼信心，我比較有信心的是怎麼樣去找到一群能夠合作的人，可愛的人創造可愛的社會，我們未來是要有集體英雄的時代，而不是去成就某個少數人。怎麼去開拓少數，像剛剛我們崇偉老師所說的，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跳脫原來限制底下的一種社群關係，一種新社會，這個才是整個社會的力量可以突破的地方。但是我們不要忘了跟舊社會也要合作，得到他們的支持，我們現在整個社會真的不一樣。剛剛我們那一場有談到，我們現在已經是光速變化的時代，在光速變化的時代，整個社會的結構及在這種巨變底下，一種新的能力是甚麼，變成整個社會能夠發展的關鍵，政府永遠是反應最慢的那隻恐龍。



江明修：

剛好三分鐘，我們這個平台的人有一個特色，就是我們不給對方貼標籤，這邊不算老，那邊也不算年輕。事實上，集體的英雄是很孤獨的，但是在共善的情況底下就會有一種集體的效應，我是感覺到這種正向的力量，其實還是要以多一點的討論，把彼此當作目的，一起來做一些事情，那會改變很多像剛剛講的石虎跟青蛙。

創生過程中需要很多的力量，我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在他的領域發揮他的力量，尤其現在整個世界都在改變，日本馬上就進入智慧社會 5.0 那個很可怕，他們還沒有想出來要怎麼走，他們先丟出一個口號，裡面包含著很多計劃，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也不算是口號。我們如何不要讓地方的創生變成地方創傷，廖董最害怕的是口號夾帶一些利益進來，把地方變創傷，所以現在不求有功，先求無害。現在是全球互聯網每天大家互動都有很多的訊息，互相的差異會越來越小。現在公民教育沒有意義，在實作的過程中，像環境的共識是很強的，環境跟人的，好的人大家都喜歡，好的環境也是大家都喜歡，這時候貼標籤是沒有意義的，現在需要好人跟好環境，接下來，是不是我們請劉主任，一分鐘。

劉志宏：

我這邊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去提出這個地方創生的政策的反思，就是這個政府透過 USR 大學社會責任高教社會計畫，把大學帶進這個地方創生裡面，帶進到社區裡面去，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好的跨域合作。但是這邊有一個問題，我覺得可能要提出來討論的，就是說我們都知道，大學教授升等的績效，主要就是服務、教學跟研究，簡稱為「胡椒鹽」，雖然名目是這樣，但是實際上大家都是看研究，看你學術研究的論文到底做得怎麼樣。

我們東海大學一位建築系的老師很優秀，東京大學建築系的博士，他也在台中沒落的東區帶領一個團隊，把那個地方再生起來，他做得非常地好，可是他做這個東西就沒有辦法去做學術研究，所以他雖然做了這麼多，現在還是助理教授。

我在這邊提出一個參考實例，我們之前跟日本的明治大學作學術交流的時候才知道，日本的地方創生做得很成功，原因在於他們的大學給予他們的老師五年的時間，到場域去做地方創生，如果在五年之內做出一個成績，是可以作為升等的績效，所以他們的學者都非常投入這個地方創生，並把他給弄起來。

江明修：

謝謝！因為這個時間有限，是不是這樣，在座的同仁，每人一分鐘。



廖子齊：

其實我是想要請教廖董事長的是，我自己在做社區營造，時常感覺把自己做小了，就是每一個社區協會都有自己的組織脈絡網路，其實是很難去做跨域的合作。舉個例子來說，前一陣子我們做了一個「小蟹步道」，現在也是已經壞掉了，可是當它還是好的時候，它一完成，觀光客就多了，也就立即產生一個新的協會，不是從香山區產生的協會，而是外來的跑過來搶資源的，所以我很好奇，想知道新故鄉當時是如何在那邊生根然後做大，我覺得做大很不容易，反而可能越做越小。

江明修：

我建議你找個時間，請他到香山來參訪的時候來談，我也可以陪他下去。

厲耿桂芳：

非常的感動，我們廖董事長把他從埔里的經驗，講到它的核心價值、永續發展、公共利益、集體成就，我覺得對我們今天的學術研討、實務的實踐價值非常高，非常地謝謝你。主持人江院長，特別有一個警語值得我們深思，地方創生最怕我們將利益帶進去，最後變成一個創傷，我個人在議會做了二十年的議員，我跟大家報告，我覺得地方創生也要經過改變，要看地方不同的需求。

比如說，大家知道，在我們的安康社區，在我們文山區，有 1,100 戶平民，雖然叫「平」民，「平」安的「平」，事實上，他們是「貧」窮的「貧」，我是覺得應該要改變它，所以我就把它發展為社會住宅，現在改成「興隆住宅」，這個也是把它的標籤去除，這是一個好的範例。我從政策面講到實質面，將它的容積率的改變，從 225 改成到介於 400~500 之間，而不是平平盪盪的住宅，把它改成高高的社區住宅。第二個我跟大家報告，重慶南路上的出版社紛紛倒店，而這些倒店的書還在，所以我看到中山捷運站下方有將近一公里長的地下街是空的沒有店家，所以我把重慶南路倒店的書商，弄到那裏，打造了一公里的地下萬里書城，這就要有改變，保存它的文化價值。第三個案例，我要跟大家報告，寶藏巖在台灣大學對面公館區，那個是我們台北民眾底層早期奮鬥的一個紀錄，我是非常重視寶藏巖這種生活的集體記憶和保存。

我想一個城市的偉大也要保留它的文化痕跡和民眾的集體記憶，很高興結識這麼多的朋友，謝謝你們，因為你們的參與才會讓我們的亞洲議員論壇辦得更好，謝謝大家！

江明修：

請問還有沒有哪一位要發言的？

蔡惠婷：

謝謝廖理事長的分享，尤其是弱勢孩子成立樂團那一個部分，我覺得對很多的孩子而言，學習音樂是很高階的事，但是透過這樣可以把隔代的弱勢孩子帶起來，這是我覺得最感動的，甚至我也希望將來我回到新竹市，在我們新竹的偏鄉也可以帶入這樣的做法，希望未來可以多請益，歡迎到新竹。

江明修：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論壇，我建議大家可以到那個青蛙蝴蝶的地方秉燭夜談一番，然後從那邊出發到苗栗，到新竹去宜蘭，是不是大家可以做個承諾，大家約個時間行動。好，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